

張洪興文存

綠  
逝

山東人民出版社

钱谦益文存

绿  
逝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张洪兴文存 / 张洪兴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209-06073-8

I . ①张… II . ①张… III . ①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2 ) 第 013043 号

责任编辑: 于宏明

**张洪兴文存**

张洪兴 著

---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 0531 )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海新印务有限公司 印装

规 格 16 开 ( 167mm × 235mm )

印 张 24.12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ISBN 978-7-209-06073-8

定 价 46.00 元

---



作者照

## 总 序

洪兴先生是个涉猎范围广、勤于笔耕的人，这样的人好接触、有话谈，因为与他既可以讲世情，也可以谈学问、论文章。最近他说要出版自己的“文存”，让我作序，如此信任，我也就没有推辞。粗略看看他的文字，我认为，如下几个有贡献的特点很值得推荐。

一是，洪兴在美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这几年，他倾力于应用美学研究，有自己的新发现。比如《组织美学论纲》，触及的是素为人们忽视的“组织美学”，当为我国第一部以组织美学名字出版的美学专著，始创性质是显然的。文存中，文学创作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篇幅。小说创作方面，作者善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长篇小说《绿逝》曾获全国第四届关注森林文艺奖、山东省第九届精品工程奖，《潮起潮落》曾获山东省第八届精品工程奖。作者的散文以洋溢独特的哲理美见长，值得关注。文存还收录了作者的两本日记，读来亲切感人，又有史料价值。

二是，他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研究术有专攻，有自己的创新。文存收有儿部哲学、伦理学专著。《社会共识论》是我国第一部集中论述认识论之社会共识范畴的哲学专著，在经济技术信息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他的《旅游伦理学论纲》也不得了，目前，国内以旅游伦理学为名出版的专著只有两部，作者的这部专著，内容和体系上很有自己的特色，也可称得上具有拓荒性意义的专著。而在《社会哲学新论》里，作者在对生产力的性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复杂性、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社会活力的探讨上，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三是，他长期致力于经济与管理研究，在这些方面，也有自己的新见解。

比如，《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研究》，是我国第一部把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专著。《系统劳动价值论》是我国第一部从质变量变规律的角度阐述劳动创造价值问题的论著，为我们理解劳动创造价值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洪兴先生的博士论文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动态能力的作用与影响，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本书还探讨了组织宽裕、吸收能力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动态能力影响时的调节作用，以及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绩效中的中介作用，这在国内同类研究中也并不多见。另外作者的研究还涉及美国经济、企业发展等问题，并且也有自己新的看法。

由这十几册文存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位有心人，在他心中有着明确的目标追求，而且能够为之持续奋斗。借文存出版之际，谨祝愿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取得更大成绩。是为序。

梁鸿鹰

2011年11月1日于北京

# 目 录

|                        |     |
|------------------------|-----|
| 正 文·····               | 1   |
| 附 录                    |     |
| 农村题材创作的新收获·····        | 326 |
| 小说主题多义性方面的可贵探索·····    | 328 |
| 现实题材创作幻想性及其他·····      | 330 |
| 一部富有探索性和艺术特色的作品·····   | 332 |
| 把乡土叙事和现代哲理有机结合的力作····· | 335 |
| 一部充满混沌和浑然性美的作品 ·····   | 337 |
| 小说中难以忘怀的两个人物描写·····    | 340 |
| 创作方法变幻，时代矛盾缩影·····     | 343 |
| 想象力与现实精神的有机统一·····     | 346 |
| 农村生活深层次的把握·····        | 348 |
| 多主题与民间想象力的魅力·····      | 352 |
| 隐秘沉潜的文学皈依·····         | 354 |
| 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突破·····    | 370 |

麒麟镇政府的大门被堵了。

早晨，太阳摸上树梢的时候，五辆时风牌拖拉机一溜儿排着，“突突突”开到了麒麟镇政府的大门口。突然，拖拉机一齐熄了火，村民们扑通扑通从车上跳下来，拉着手，把镇政府的大门口堵住了。这时，镇书记权万冬的奥迪轿车开了过来。司机“哧一”的一声急刹车，停在了拖拉机的后面。昨晚，他接待德国客人布朗基先生和东海市文物局吴福修局长。两人是来考察桃花村石教堂的，权万冬抓住机会，把麒麟镇的招商引资政策宣传了一番，喝了不少酒，在车上半睡半眯，等到猛地刹车，他才惊醒过来，抬头一看：“呀，门被堵了！”“怎么回事？是哪个村的？”他下了车，走向大门想看个究竟。这时，他突然看见了站在人群里的杏花村村主任陈林，便径直走了过去。陈林看见镇书记权万冬时，权万冬已来到跟前。“怎么回事？堵门干什么？”权万冬说。

“桃花村熏坏了我们的玉米！”陈林气呼呼地说。

“杏花村截了我们的路！”这时，人群中一个人气愤地说。

“让他们选出代表去会议室！”权万冬命令似地说。

“他们不去，要求书记现场答复！”陈林说。

“我们要求书记现场办公，在这里给个答复！”人群中几个人重复着。

就在这时，镇长王龙山手提着一只小喇叭小跑似地来到了权万冬的面前。

“怎么才来？”权万冬脸上闪现着不满的神色，咳嗽一声，又说：“让他们选出代表，到会议室研究解决办法！”

王龙山拿着小喇叭咋呼了好一阵子，上访的人群就是不动，还不时地咋呼着。

“现场办公、现场解决，不解决就不走！”

权万冬看看没办法，“噌”地一下跳到了一辆拖拉机上，两手不断地往下压着，他清清嗓门，大声地说：“请大家放心，大家来，无非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我向大家表个态，三天内为大家解决问题，但必须请你们几方选出代表，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案！”

大家静静地听着，却没有一个人行动。这时，王龙山也跳上了拖拉机，用喇叭重复着权万冬的话。尽管重复了好几遍，人群仍然没有动。就在这时，一辆蓝色桑塔纳轿车停在了镇政府的门前。桃花村支部书记樊东方和桃花村向阳化工厂厂长黎向民先后从车上下来。樊东方跳上拖拉机，拿过王龙山手里的喇叭喊道：“乡亲们，有话说话，有问题解决问题，堵在这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时，黎向民也接过话筒说：“谁让你们堵门的？让你们反映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今天，权书记和王镇长都在这里，我们要坚决相信他们，我们要听从安排，尽快拿出解决方案！”

“妈的，还不是你们几个挑唆的！日后我饶不了你们！”权万冬心里骂道。

上访的群众集合到了镇会议室。会议室不大，只能塞下七八十人，一些村民便坐在了会议室的门口。原来，上访的群众中有三帮。每帮选出了两名代表，到了会议室主席台的一角，进行协商。樊东方站在会议室门外一棵高大的白杨树旁，偶尔也能听到里面的说话声。

“亏你还是村主任，怎么能领着群众集体上访？”权万冬冲着陈林生气地说。

“你们谁先说？”王龙山接上话。

“是向阳化工厂气体泄漏，熏死了我们的玉米！”陈林说。

“胡扯，那是黄鼬放屁吡的！可他们把我们厂的路给堵了！”黎向民说。

“什么？黄鼬放屁吡的？”权万冬心里嗤地一笑，问道。

王龙山突然笑了：“亏你还是个厂长，可能吗？”

“我有人证！”黎向民认真地说。

权万冬搓搓手：“别说了！”不再搭理黎向民，然后转向桃花村会计赵洪涌，问道：“你们怎么回事？”

“我既告向阳化工厂熏坏了我们的玉米，也告杏花村堵了我们村的路！”

赵洪涌说。

经过半天的协调，上访的三方终于达成了两条协议：镇上成立以王龙山为组长的调查组，查清原因，进行处理；陈林回村后，立即把截断的路通开。

上访的群众走了，权万冬单独留下黎向民，说：“ASH 产品销售很好，要尽量坚持生产，污染问题要引起重视！”

“书记放心，玉米死了，不是我们企业的事，是黄鼬放屁吡的！”黎向民很坚定地说。

“哼，别醉死也不认那壶酒钱，回去等着调查吧！”权万冬瞪了黎向民一眼，就上了车，随即汽车“嘟嘟”一响，开出了镇政府的大门。

夏天的庄稼，下场雨便是另一种模样，长得疯快，庄稼长，草也长。这天，桃花村村主任丁来顺来到玉米地里薅草，一到地头就傻了眼：眼前一大片玉米，叶子蔫了，干瘪着，与远处葱葱茏茏的玉米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该不是长了什么病？”他想着，焦急万分，忙掉头回村，“得找个懂技术的看看！”他心里嘀咕着。刚走了几步，正好碰上扛着双管猎枪的李孟然。

“丁主任，薅草呀？”丁来顺二话没说，拉住李孟然的胳膊来到地头。

“你看看，这是怎么啦？”

看到眼前低头耷拉角的玉米，李孟然心里一惊：“呀，怎么这样了？”他突然想起前天打黄鼬的事，便说：“丁主任，我看是那些黄鼬放屁吡的！”

“什么，黄鼬放屁吡的？别神道了，快说说！”

“前几天，我在地头那片乱石岗子上圈养的山鸡，天天少起来，有一天竟然少了十几只，我琢磨着可能是有那狐狸呀黄鼬搞得。养成这么大的鸡不容易，一天少这么多，心疼得我觉都睡不好了。不行，说什么也得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糟蹋了我的鸡群。便趴在草丛中观察，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昨天就在天摸黑的时候，来了几百只黄鼬，一只大的在前面领着，神气十足，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小点的跟在后面，向着我的鸡圈的方向奔去。‘原来是这些兔崽子！’我心里骂着，左手一抬，便支好了枪，没想到那只大黄鼬很是机灵，猛地转过了身。显然它是看到我了，只见它前脚竖起，两眼一瞪，眼睛挑衅似的连眨了好几下，接着两只前爪捋了捋它的眉毛，一派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我被惹恼

了，猛地扣动了扳机，‘叭叭’两声，向着领头的黄鼬开了火。这时，突然‘噗噗’几百只黄鼬一起放屁来，接着一阵阵浓烈的酸臭气飘过来，霎时间我就有些喘不动气了，眼前一黑，歪倒在地。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醒来的时候，周围仍有些酸臭气。太阳已升得老高，我猛然一下站起来，却觉得浑身无力，又歪倒了。这时，我的那只白面猫头鹰在空中盘旋了几下，扑扇着翅膀，满眼的忧伤和焦虑，看到我醒过来了，一个俯冲，落在了我的面前。我静了静神，才慢慢爬起来，猛抬头，见那只有狗那么大的黄鼬，就在不远的一块石头上，瞅着我，我正要举枪，它便抬起前爪，左右摇了摇，呼的一声不见了。这时，我才想起昨晚那是黄鼬们自救放出的臭屁，我正在下风口，中了它们的毒气。我有气无力地往回走，走到地头，见一大片玉米已经耷拉了叶子。丁主任，那玉米想必是那黄鼬的屁熏的！”李孟然说完了，看看丁来顺的眼睛说。

丁来顺惊讶了半天，嘴都合不拢了，直到李孟然推了他一下，才慢慢缓过神来说：“没想到啊，黄鼬的屁这么厉害！”

黄鼬放屁毗坏了大片玉米的说法很快传遍了全村，村民们纷纷来到已蔫了的玉米地想看个究竟，李孟然则不断地向村民们描绘着当时的情形。李孟然的妻子项金丽因为丈夫整夜未回，一夜没有合眼，听了李孟然的话更是心惊肉跳。有的村民对黄鼬产生了畏惧感，那几十户损失了玉米的村民更痛心，发狠要消灭那些可恨的黄鼬。这其中，也有持反对意见的，村民鲍向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迈着方步，神情严肃地围着蔫了的玉米地走了一大圈，回来便说：“别信邪，黄鼬的屁能把这么多玉米臭死了？”

“是只神黄鼬！有那么多徒子徒孙，够一个团啦，放屁能不臭？”李孟然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一  
一

丁来顺来到樊东方家里时，樊东方正在天井里那棵大枣树下小酌。看到丁来顺来了，樊东方的媳妇李冬梅从北屋里跑出来，满脸笑容：“哎哟，丁主任，快坐，你也来一盅？”说着，便把一双筷子递给了丁来顺，麻利地给他倒上了一杯白酒。

丁来顺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了李冬梅拿过来的红麻线穿的马扎上。他端起杯笑笑说：“来，敬你一杯，听说大侄子立信要回来啦？”说着，一口干掉了白酒。

樊东方笑笑，点点头：“明天回来。”李冬梅又给他倒上。这时，丁来顺便把昨日黄鼬放屁，把李孟然熏晕，又熏坏了玉米的事，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

“有那样的事？”李冬梅听了一点也不相信，连连摆手，表示自己的质疑。

樊东方喝口酒，夹一根蚂蚱腿放到嘴里：“过去听说过黄鼬的屁很臭，倒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威力！”他嚼着嚼着，突然问道：“咱桃花村里真的有那样的黄鼬？”

桃花村在麒麟镇的东南，隔着个麒麟湖，远远望去，桃花村像是这块平原上的一个巨大的帽子。桃花村坐落在这个地势不高的土丘上，村子周围全是树林，村西是参天的白桦林，村东村南是松林，再就是茂密的荆棘野枣，村里的桃树特别多，每到春天，这里就成了桃花的世界，桃花村因此而得名。从桃花村往下走就是杏花村。因此，桃花村和杏花村的地，有些地方是挨着的。这天，杏花村有几十户村民的玉米突然死了。陈林领着几十号人来到了樊东方的家，说肯定是向阳化工厂气体泄漏造成的，要求村里协调化工厂按每亩每年的收入赔偿损失。樊东方看见来了这么多人，心里很烦：“妈的，来示威吗？”他心

里骂道，但还是缓缓口气说：“我们村里也有几十户村民受了损失，现在原因不明，有的说是气体泄漏，还有的说是黄鼬放屁的！大家放心，等弄清楚了，我一定给大家个说法！”

“那好，樊书记，咱们明人不做暗事，丑话说在前面，三天要是弄不清，这路可能就要断了！”陈林带有要挟的口气说。

樊东方一听，心里更烦。因为桃花村和杏花村现在共用一条路，桃花村要到镇上、县里，就必须经过杏花村。他知道陈林的断路是什么意思，但他不能示弱，便说：“陈兄弟，你也不用说气话，原因继续找，但路真断了，你村也不会有好处！”

陈林离开后，樊东方来到了向阳化工厂，见向阳化工厂的烟囱里冒着黑烟，空气里有一股轻微的酒糟味。这个企业是樊东方引到村里来的。这几年，企业的产品ASH产销两旺，效益很好，村集体也得到了许多实惠，特别是村里的许多社会福利，譬如修村内的道路、五保户老人的生活补助、村容村貌的改造等还全靠这个厂的上交款打点，所以这个企业在樊东方心里举足轻重。樊东方走进大门，直接来到了黎向民的办公室。黎向民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忙给樊东方倒了杯水，问：“樊书记，是不是为那玉米的事？”

“是啊，两个村的村民，大部分认为是你这个厂子气体泄漏造成的！”

“樊书记，不可能！”黎向民停了停又说：“李孟然说了，就是黄鼬屁的！”

“你真相信黄鼬放屁的？”樊东方苦笑一下，“你还是做好理赔的打算吧！要不，杏花村就要断路了，到那时闹起来就不好收拾了！”

“他敢断路！”黎向民生气了：“他要断路，咱村就能让他？再说原来我来村里办企业，你说给提供好的环境，这种事村里应该管！”

“村里管，你也要管，否则闹大了，谁都难看！”樊东方气呼呼地走了。

果然，三天到了，杏花村弄了十几车垃圾堵在了桃花村外出的路上，一下子，两个村僵持到了不好协调的地步。于是，杏花村、向阳化工厂和桃花村的村民、职工开着拖拉机，来到镇政府上访了。

黄昏，樊立信下了公共汽车。他走了两公里多的柏油路，往左一拐，走上了通往桃花村的乡村土路。土路虽不宽，也足以错开两辆汽车。路上铺了一层

黄黄的沙子，走在路上沙沙作响，像是后边有个人跟着他似的。路两旁是齐腰深的芳草和开满淡蓝色花的荆棵，有的荆棵已经结了一串串又黑又硬的沙砾似的果实。朝前望去，沙子路像一条淡黄色的带子，铺在了荆棘和绿草之中，远处，有淡淡的黛色，淡淡的黛色之中，有片更深的颜色，那便是桃花村了。他眺望着远处的黛色，心里一阵热乎乎的，这毕竟是生养自己的家乡啊！他加快了脚步。“还有五里路，就到家了！”他心里念叨着。

西边的天空上，红红的云彩动了起来，最后一缕红红的光线从云缝里照过来，打在这葱葱茏茏的山坡上，给山坡涂了一层淡红的余晖，他心里更亮堂了。他走在路边，不断地用手抚摸着路边荆棵的花穗，抚摸着那刚刚长出的嫩芽和花蕊，一种舒畅轻柔的感觉传遍了全身。这时，又有阵阵花香扑鼻而来，让他心旷神怡。

“要不是天色已晚，躺在这花带里睡一觉多好！”他想着。就在这时，前边传来了婉转明快的歌声：

哥哥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我哥哥的手，  
送我送到大门口。  
哥哥我出村口……  
小妹妹也有句话儿留，  
走路那个走大路，  
人马多来解忧愁？  
……

歌声越来越近，这时，“叮铃铃”一阵自行车铃声传来，他刚一回头，自行车“嗖”一声窜了过去，撩起一阵尘土。他下意识的往右靠了靠，左手里挎的包自然的传到了右手上，他用左手扑打扑打身上，往后看了一眼，已不见那人踪影。“小妹妹我实在难留……”他重复着山里人常唱的山歌，“这不是鲍妹最愿唱的歌吗？鲍妹，鲍妹，你好吗，你好吗……”他自问着，突然心里阵

阵作痛，他下意识地有些痛苦地摇了摇头，不觉加快了脚步。

山草荆棘尖上，最后一点点光亮消失了，山坡被灰蒙蒙的暮霭笼罩了起来，天渐渐黑下来。他身后突然传来突突的拖拉机的响声，他回头看看，随着响声的不断增大，拖拉机前灯照了过来，两根光柱不断地打来照去，晃得他的眼什么也看不清。一会儿，拖拉机开到了他的跟前，突然停下了。

“这不是立信吗？”车上的人大声叫着他的名字，边说边跳下了拖拉机。“是赵叔叔。”立信也借着灯光看清了面孔，原来是赵洪涌。看着赵洪涌跳下来，拖拉机上的村民也一个个按住车厢边沿，嗖嗖地跳了下来，和樊立信一一握手，“回来啦，回来啦！”

“哎，哎，哎！”樊立信答应着，笑着。

“走，上拖拉机，一起走吧！”赵洪涌拉着樊立信的手说。

樊立信同村民们一起跳上拖拉机。“坐好了！”随着一声吆喝，赵洪涌一下子跳到驾驶座上，一踏离合器，拖拉机猛地磕了一下头，喷出一股浓烟，便闪着两道光柱往前去了。

拖拉机很快到了村里。借着拖拉机的光柱，樊立信一眼就看见晃闪的灯柱下母亲的身影，母亲正倚在一座山墙上，向拖拉机方向眺望。拖拉机的灯闪得她眯着眼睛，车上的人却看得清清楚楚。“你娘在那里等你呢！”赵洪涌拉拉立信的衣服说。

“是，看见了。”樊立信答应着。转眼间，拖拉机已到了山墙边，赵洪涌停下了拖拉机。

“妈！”他喊着跳下了拖拉机，跑到了妈的身边。借着拖拉机昏黄的灯光端详着儿子，接过了他手上的挎包，转身对着赵洪涌说：“他赵大叔，来家歇会儿吧！”

“不了，嫂子，改天吧！”赵洪涌说着，开着拖拉机往右一拐，“突突突”拐向另一条街巷。

来到家里，那只熊猫狗汪汪汪地叫了起来。

“别叫了，也不看看是谁回来了！”李冬梅训了熊猫狗两声，狗懂事似的一声不响了，可眼里仍透着警惕的目光。

“妈，这狗的两眼特像熊猫！”樊立信指指依然轻声呜呜的狗说。

“是呀，所以叫它熊猫狗！”李冬梅说。

“爷爷，爷爷！”樊立信在天井里喊着。

这时，樊立信的爷爷樊光辉正在西屋里编筐。昏黄的灯光下，白白的柳条像一把柔顺的头发，任他熟练的梳来梳去。此时，筐已经编了大半了，听到樊立信的喊声，他把筐子一扔，便跑了出来。

“是立信回来啦！”樊光辉满脸笑容，步履蹒跚地走过来，端详着樊立信：“毕业了？”

“哎！”樊立信答应着。

“走，屋里歇歇！”妈心疼的催着樊立信。

“爷爷，您身体好吗？”

“好好好！”樊光辉乐呵呵地笑着。

“娘，爹呢？”樊立信转向李冬梅问。

“陪着王龙山去向阳化工厂了，一会儿就回来！走，先到屋里歇歇吧！”李冬梅亲切地说。

樊立信来到屋里，李冬梅给他倒了杯水，便到东屋厨房做饭去了。就在这时，樊东方一步迈进了屋里，看到樊立信回来了，脸上像绽开了花。

“说是中午到，咋的现在才来？”

“汽车晚点啦！”樊立信微微一笑，说着把水递给父亲手里。

### 三

桃花村和杏花村民上访后的第二天，以王龙山为组长的三人调查组来到了桃花村，调查玉米死亡事件。他先走访了李孟然，了解了黄鼬放屁把他臭晕的前前后后，基本上排除了黄鼬放屁吡坏玉米的说法。他们又把调查的重点转向了向阳化工厂。为了尽快弄清灾情，他又从东海市化工研究所聘请了化工专家盖云龙所长来帮助工作。这天，他来到那片玉米地现场。此时，地里那大片的玉米已经由绿变黄，有的已经干枯，着实让人心疼。他蹲在地头，心情沉重，眼前的向阳化工厂仍正常生产着，并没有看出一丝的气体污染。

“一定要弄清楚，还老百姓一个公道！”王龙山说。

“是呀，太可惜了！”盖云龙说。

王龙山和他的调查组成员认真调查着，访问着，并采样进行了化验。一周之后，结果出来了，确实是向阳化工厂气体泄漏导致污染引起的。消息一出，杏花村和桃花村受损的村民群情激愤，嚷嚷着要求化工厂马上赔偿。而化工厂这方面则是一片哗然，特别是厂长黎向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实际上，这几天，黎向民也在秘密调查，他调查了当天的值班员和所有流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越调查他的信心越足：肯定不是自己厂的事，可是，越调查他就越纳闷：还真是黄鼬放屁吡的？他又不敢相信，这难道另有原因？就在他疑惑的时候，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无疑给了他当头一棒：玉米死亡是向阳化工厂气体泄漏引起的。调查组责令向阳化工厂停产整顿，并尽快与村民协商赔偿问题。谁知第二天，一堆小山似的黄土堵在了离向阳化工厂大门不远的地方，阻断了化工厂的交通，化工厂不停也得停了。

经过几个来回的谈判，桃花村、杏花村的部分村民和向阳化工厂黎向民终